

F 非常感受
eichangganshou

在山水中放歌

□王力丽

地处泰安境内的东平湖，是施耐庵在《水浒传》中开篇写的“宛子城中藏虎豹，蓼儿洼内聚蛟龙”的那个蓼儿洼。东平湖称谓颇多，古有蓼儿洼、大野泽、巨野泽、梁山泊、安山湖等，到清朝咸丰年间才定名为东平湖，是《水浒传》中八百里水泊唯一的遗存水域。如今我们虽然看不到《尚书》中“山排巨浪，水接滔天”大野泽气势磅礴的壮观，但依然能领略到大文豪苏辙夜过东平湖盛赞的“更须月出波光净，卧听渔家荡桨声”的柔媚，当年被白居易誉为“小洞庭”的东平湖，还可见到“湖山上头别有湖，菱荷香气占仙都”的风韵。

北方的春天如烟花般短暂，依红偎翠的日子过去，漫长的炎热夏天来了，我们乘上船老

大赵大哥的小船。太阳光芒四射地照着，也照着黝黑泛着光的赵大哥的脸庞，粗糙平静，没有过多的表情，只是说了一声：“坐好喽。”小船平稳地启动。风安详地吹着，船悠悠地划着，有着如老庄“独驾一舟千里去，心与长天共渺渺”的闲逸。

因为是在水面上行进，并不感觉热。临岸伫立的是随遇而安的芦苇和水草，闲意风情的野凫低吟着我们听不懂的歌；水面上是一簇簇、一团团悠然开着黄花的葫芦条，并没有大喊大叫地怒放着自己的生命；没有长大的菱角和芡实，团团圆圆地伸展着自己的惬意，你见还是不见，都在那，开着花，结着果，诉说着自己细枝末节的忧伤和欢愉。

生活复杂，心情简单，每次问赵大哥生活怎样？他总是憨憨地笑着，还行。每天赶着鸭子进出，有客载客，天天在湖上徜徉，日子平静且简单，清浅而快乐，过着清风鸟鸣的水上生

活。从船上远望，是“青山若浮髻，隐见云烟中”（元代柳贯《过大野泽》）的如黛群山；朝天看，是“扬帆鸟东西，击楫鸥没起”（元代袁梅《过梁山泊》）的云卷云舒；眼前是看千遍万遍也不厌倦的“风动绿蘋天上浪”（唐代白居易《游小洞庭》）的波光潋滟。水不似“舟如空里泛，人似镜中行”的清澈，也无西湖淡妆浓抹的相宜，却有“日沉红有影，风定绿天波”的别样风姿，也有“池上碧苔三四点，叶底黄鹂一两声”的飞絮清梦。虽不到“莲动下渔舟”的时节，看不到“小姑貳采莲迟，晚来弄水船头湿”的热闹，但那一片莲叶何田田，鹭鸟掠岸飞的壮观仍让我们惊喜不已，绿绿的荷叶铺满水面，真叫个水面清圆，一一风荷举，荷花还未开，但隐隐的荷风送来了淡淡的清香。

系舟岸边树下，来到赵大哥的临时住处，虽是简陋，但花间耕锄，水中摇橹，日暮柴扉，

闲花落尽，二三人家，伴月小酌，有着想象不尽的浪漫和悠游，有着一份旷达低、萧然出尘的韵味。没有什么明媚和忧伤的烦恼，没有疏影与暗香的纠结，更没有什么理想和希望的构筑，只是安静朴实的生活，只是寻常巷陌的语言，就明心见性地走过此岸，走过彼岸。

渔船上的午宴丰盛而热闹，湖里的鱼，家养的鸡，流油的鸭蛋，都是最简单原始的做法，待吃饱喝足，随微动涟漪的船轻轻移动。宁静的午后，坐卧船头上，临风高歌，豪情四溢，是“浮萍破处见山影，小艇归时闻草声”的蓦然回首；是“人生得意须尽欢，莫使金樽空对月”的酒意疏狂。船过后，水面上的角角落落顿时“惊起一滩鸥鹭”，也搅了在河之洲的关雎鳩的和鸣，即便有些许的烦恼也犹如水下的鱼群一样四下溃散，只觉两腋习习清风起，暖暖的阳光醍醐灌顶，“盈盈一水间，脉脉不得语”，是六朝旧

事随水流的感喟，是“花自飘零水自流”的自怜，是“流水落花春去也”的无奈，是“抽刀断水水更流”的决绝。

喜欢放浪于山水，醉心于风景，就这样静静地奢侈地享受这一段午后光阴，祈愿来世变成一棵水植物吧，享受流水的摇动，享受清风的爱抚，享受阳光的呵护，享受低头弄莲子的柔情，享受“月下江流静，村荒人语稀”的静谧，享受浮世外辽远又宽敞的喜悦。在水下，任思绪汪洋恣肆地天马行空，任情感默然相望地寂静欢喜，不管烟波与风雨。

人人尽道江南好，怎知东平也妖娆。山一程，水一程，烟水茫茫，多少旧事随流水，轰然而来的是从远处跑过来的时光，泥泞的历史长河中走来的是策杖而行的历史巨人，智慧的思想如同滔滔江水绵绵不绝，也如同水中的芦苇，青过多少春，又黄过几许秋，来年又是郁郁青葱。



N 南腔北调
anqiangbeidiao

士不可以不弘毅

□鲁先圣

我去杭州参加一个学术会议，从济南坐高铁。相邻的座位上，是一对父女，他们也是济南的，去上海的大学报到，女儿毕业于山东一所大学的文学院汉语言文学专业，考上了上海一所大学的教育管理研究生。我们立刻就熟悉了，山东的这所大学文学院我很熟悉，我有很多朋友在那里执教。女孩子毕业于那里，我自然问起这些我熟悉的学者。但是，令我吃惊的是，她对于我说到的几位教授竟然一无所知。

我又问她，熟悉当代的哪一位作家？她想了想说：都模模糊糊，没有深刻的印象。我又问她，熟悉世界上哪些经典的作家和作品，她也很尴尬地说没有很深印象的，学过就忘记了。

众所周知，山东这所大学的文学院是王牌学院，我说，你在大学的四年中，在文学院的四年，你都是学了什么呢？她

说，哪里有同学学习你说的这些东西啊，那些东西毕业以后用不上，现在大家都忙着学习公务员考试的应用试题，学习对于就业有用的。

我说，你读过鲁迅的什么作品？她想了想说，读过《狂人日记》。我说，一个初中生也应该熟悉这个啊。

一路上，我们谈了很多，她的父亲听着我们的谈话，看得出也很尴尬，他问我怎么那么熟悉山东的这所大学，那么熟悉文学。我无话可说。我不知道这个女孩子的名字，也无法判断她是否是当今大学生的缩影。但是，我却从内心为他们担心，一个人的目光如果这样短浅，你一生的前途在哪里？又哪里谈得上造诣和抱负成就？

火车到达江苏无锡站的时候，我突然想到籍贯是这里的国学大师钱穆先生，我对这一对父女讲了一个钱穆的故事，



希望能够对于这个新考上研究生的女孩子有所启悟。

钱穆先生常常给他的学生讲这个故事。他青年时代有一天路过山西的一座古庙，看到一位老道士正在清除庭院中一棵枯死的古柏。钱穆好奇地问：“这古柏虽死，姿势还强健，为什么要挖掉呢？”

老道士说：“要补种别的树！”

钱穆问：“种一棵什么树呢？”

道士说：“夹竹桃。”

钱穆大为惊异：“为什么不种松柏，要种夹竹桃呢？”

老道说：“松柏树长大，我看不到了，夹竹桃明年就开花，我还看得到。”

钱穆先生听了，大为感叹，他说：“士不可不弘毅，任重而道远。丛林的开山祖师，有种夹竹桃的吗？”钱穆常以此勉励自己的学生：做学问的人，不要只种桃种李种春风，还应该种松种柏种永恒。

钱先生对学生说，这件事让他推想，这座庙的远景是要不妙的了，一个没有远见的人担任主持，这个庙哪里还有前程呢？

钱穆在很多场合提到这

个经历。他还多次讲到开山祖师，用十年二十年建成一座庙，没等松柏长成，就把庙交给徒弟们，自己又到别的名山，白手起家，去造一座新的庙，庙宇越来越多，他的精神也越来越发扬光大，以致名垂千古。

讲了钱穆的故事，不知道这对父女作何感想。

我越来越发现，现在的大学生从一进校开始，都在为一个饭碗而不遗余力。对此，我很不理解。我想，如果把一个饭碗，把一套房子当做自己的人生目标的话，实在是人生的悲哀。如果大家想一想，从你出生来到人世间，你什么时候为了饭碗和一张床而忧虑过呢？为什么上了大学，反而把这作为自己的目标了呢？

人生当有远大的理想，当有远大的抱负。当你有了这些的时候，你才会对暂时的物质条件不以为意。其实，生活的哲学是这样的：当你的理想实现的时候，当你的事业到达一个高地的时候，所谓那些物质的东西，都会迎刃而解。